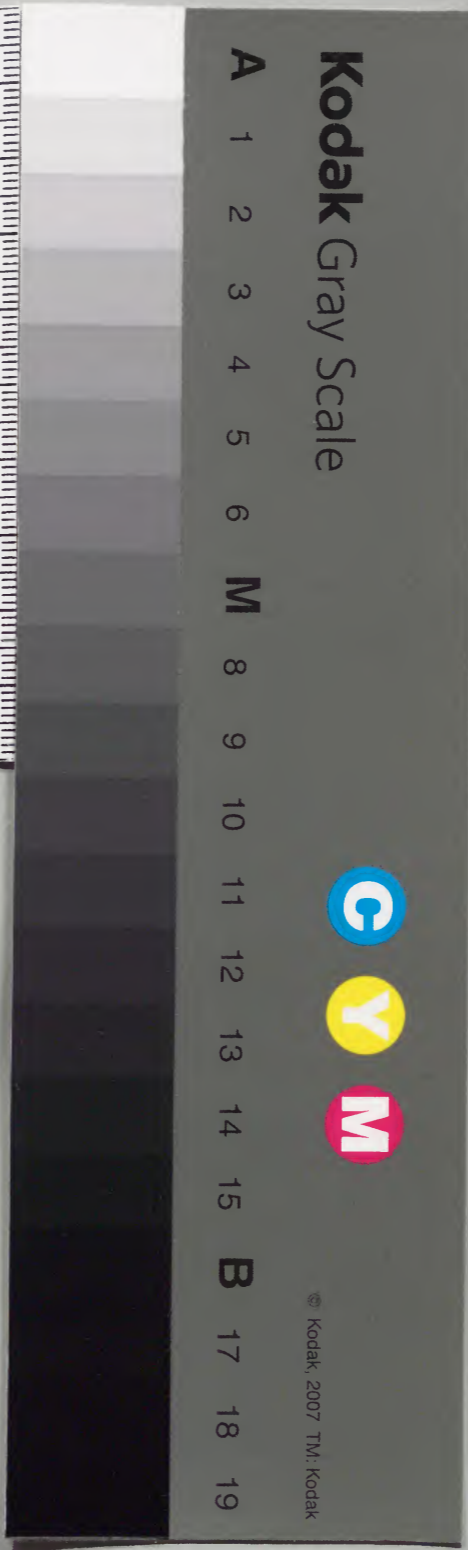


官版  
唐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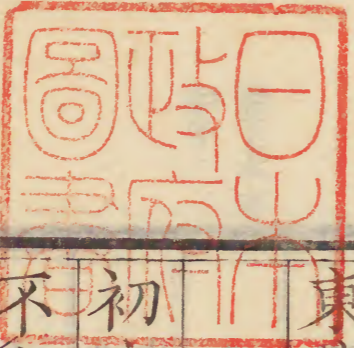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〇二  
九五  
架函號類  
五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四〇二  
架函號類  
五冊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4025  |
| 冊數   | 5 ( 2 ) |
| 函號   | 297 131 |



官版見本



淺草大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  
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  
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  
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  
來之戒公可誤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  
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爲  
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

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下字君

相不與焉。相去聲，與讀如預。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

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齊太史書曰：崔杼

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此奸臣賊

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

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

官效良本

非本有  
如字

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記事

直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

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

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

史事。與讀曰預。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

咎魏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

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

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

唐鑑卷六  
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弒。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名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取之。遂墟其國。墟。荒也。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

偏下本有帥字

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

事解上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  
 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  
 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  
 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  
 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貞正論  
 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  
 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  
 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禮記

真一本有  
 惠字

運君臣相正故先王以群臣為友有朋友之  
 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  
 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  
 忠報好呼切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群臣之得失其  
 言皆中於理哉中聲去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  
 諫爭爭聲去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珪而譬之  
 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  
 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真帥高麗靺鞨兵十

唐鑑卷六  
四  
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雌骨切。欲歸則泥濘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群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

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音易，輕也。蓋

雖小國必有智者為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為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

太子下  
一本  
有仍字

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  
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

富兵力之彊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

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

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擊鼓

躍用如馮婦搏虎孟盡心晉人有馮婦者善

之敢攫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不能自

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告子理義中和以

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

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

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

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

記聘義有行謂之有義有義謂之勇敢故所

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

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

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

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

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

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故聖王之所謂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

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也克勝也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也夸大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兔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萬人幾音機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

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

所不加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見煬帝煬音陽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為臣以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書仲虺之誥慎厥終惟其始日新其德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



自悔此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土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

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為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為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音寒道置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

旅獻獒

書旅獒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

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

食器用太保召公也獒音敖大夫也

西戎遠夷貢大犬故作此書以戒之

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

惟乃世王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

成一簣猶未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

慎乾終如始

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

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

之如疾風振槁枯木左衽之民衽襟也夷狄

之人衣皆左

衽

解辯內附辨結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

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為盛德

大業何哉易繫盛德大故嘗試論之曰中國

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

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

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書舜典柔遠能邇而難任人蠻夷又曰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

王按此即益戒舜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

唐鑑卷六

人欲其來王，其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前宣帝紀百蠻嚮風單于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強去聲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以讐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言夷狄雖非中國比類其貪生惡死亦與中國之人同惡鳥故切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

愛之，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其失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

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

不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孟滕文公

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

服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

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

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

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

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書旅絜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累去聲大

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前本紀贊好大喜功窮兵於遠好呼報切

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

之道遺貽也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言當以太

宗為戒不可慕其所為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

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

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

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音亦使彼疲

於奔命釋耒入堡音保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

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

以牛進達李世勣為大總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

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

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

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為餓殍且弑君者蓋蘇

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

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其疆場害其耕稼

則是利於為寇非禦寇也

唐高麗傳太宗時蓋蘇文當國立建

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支離專國帝拜藏

遼東郡王將得蓋蘇文羣臣勸母行帝曰吾

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

之道遺貽也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宗為戒不可慕其所為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

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

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

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音亦使彼疲

於奔命釋耒入堡音保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

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

以牛進達李世勣為大總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

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

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

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為餓殍且弑君者蓋蘇

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

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其疆場害其耕稼

則是利於為寇非禦寇也

唐高麗傳太宗時蓋蘇文當國立建

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支離專國帝拜藏

遼東郡王將得蓋蘇文羣臣勸母行帝曰吾

知之矣去本就末舍高而取下釋近而之

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戮

大臣以逞國人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

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

逸敵勞以悅當怨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

唯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誓師

東而

八月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

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為后魏

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羸自累乃

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太宗殺建曾不愧

耻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  
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為后何以視天下之人  
乎視見也云云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  
為弟婦也章讀如彰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  
萬眾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  
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音艦下同為水運隋  
末劔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劔南復不預  
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

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劔南伐木造舟艦大  
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  
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  
厓三州獠反獠音老九月遣張士賢梁建方發隴  
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  
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  
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劔外騷  
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  
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

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  
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  
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

乃班師振旅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

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

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茲有苗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干羽于兩階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

七旬有苗格

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兆

老子道德經云

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不得已而不

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已故舜舞

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忿也太

宗不能反已而耻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

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

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

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

別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

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語八可

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歟君子人也以為賢也

當任而勿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乃憂後嗣之

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

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

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黥布狙

詐之術也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逆五伯之所不為也伯讀如霸豈堯舜親賢之道

乎孟盡心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

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

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

視者孟萬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

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

勝音升語十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

模不及也

前高紀其規模弘遠矣

恭儉不若孝文而功

烈過之矣

前梅福傳孝文加之以恭儉

迹其性本強悍勇

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

好呼報切

屈已以從諫

唐段平仲傳聖主屈已以從諫

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

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

唐本紀贊致治之君不世

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歷

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

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

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

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

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老子道

人君

擇其善者而從之

語七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足以

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為資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六

辨其善者而歸之... 善人多而... 與不善者... 其能... 雖... 亦... 豈不... 自... 豈不...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

一本曰字下多書曰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十字古字上有自字

下加以來二字  
變禮下多薄於  
喪紀始令吏民  
三日群臣三十  
六日而釋服十  
九字夷狄下也  
字無  
忘父子之親至  
無君臣也二十  
九字一本無  
難矣下一本多  
夫君者父道臣  
者子道也無君  
是無父也况人  
君而可以無父  
乎若君服於內  
臣除於外是有  
父子無君臣也  
四十二字

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為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眾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

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觀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

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

臣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

苦尊禮輔相恭已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

之風唐長孫無忌傳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

貞觀之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云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

已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

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

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

正文其往下  
一本有無若  
火始燄燄厥  
攸灼叙弗其  
絕十三字註  
孺子以下無

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同上奸臣陰

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朋

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周公所以戒成王也况高宗

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

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

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群臣以諫爭唐魏

徵傳上太宗疏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爭爭音諍是以論闕失者日

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

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詩豐水有世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毛氏云燕安翼敬也鄭氏云詒傳也孫順也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

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席上拜無忌

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

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

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析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

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

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

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

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

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書罔命繩愆糾而  
益見憚矣。憚忌也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  
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  
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  
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  
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  
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  
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

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  
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

孔安國書傳臨終之命曰顧命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

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

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

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

幼孤而大節如此注見上書曰知人則哲惟帝

其難之書臯陶謨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

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

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

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

罪大矣勣本群盜不學無識可為將而不可

為相唐本贊大業末翟讓勣年以輔少主

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豐州

右一本作左

都督高宗立召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居伊

書門下參掌樞密遂為尚書右僕射

周之地伊尹輔太甲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

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音見

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

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

三辰之眚三辰日月星天所以警戒人君



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昭左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

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

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違德，方國

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而許敬宗

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

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

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

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為

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

多以為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

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

若果以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

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

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

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鑿輿所至，供億

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

群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唐本傳

曰武后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州卒。長孫無

忌之死。唐本傳無忌詔削天下以言為諱，久

矣。而高宗責群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為，何

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

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為之。及其溺於所

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無忌高顧命

之臣。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太

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以先帝遺言，爭

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涼州之不

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易音

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

細行。書旅爨不矜細行亦不免溺於大惡也。

惡如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

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

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搃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

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早辨也君子如

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

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

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

而廢母后立孽子殺忠臣唐本傳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

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

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

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煩問外

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

武氏其後無忌遂良韓瑗等死皆由此故云殺忠臣

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群不逞以起兵以興復

為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

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傳敬業勣子震之子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

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父祖官爵除家藏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

能省已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孟離婁父子之

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

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

何異於夷貊乎。人也。非所以為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

位。禪音善。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

可謚為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

所以為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

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為武后欲謀篡國。

酖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

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通鑑

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唐曆云。弘仁孝。英果。深

為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不

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

肅宗云。孝敬皇帝為太子監門。仁明。豈悌。天

后方圖臨朝。乃酖殺。立雍王賢為太子。新書

蓋據此。及唐曆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其後

明皇追謚寧王憲。唐讓皇帝憲傳。帝以下憲推

不稱。乃追謚讓皇帝。代宗追謚建寧王倓。唐承天皇帝

曆元年有詔以下從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國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以此

爲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以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  
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  
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  
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  
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家  
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

高宗舅長孫無忌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固  
言不可後既立銜之敬宗言無忌反遂下詔  
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出本傳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

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牽嬖陰外劫  
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右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辰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  
皇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  
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

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  
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  
預立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  
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  
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  
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季逸李  
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  
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

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  
縣太后改新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  
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  
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冲爲  
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於豫州九月太后遣麴

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屬籍。改其姓爲  
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  
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改明堂爲  
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  
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  
汝南王煒。鄱陽公誼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  
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冬十月。殺嗣鄭  
王璿等六人。流嗣滕王循琦等六人于嶺南。十

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  
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  
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  
季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  
亶。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頴等  
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  
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  
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

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以武氏祖配。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薨。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



享於通<sub>二</sub>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sub>二</sub>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sub>二</sub>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sub>二</sub>豫王旦為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sub>二</sub>正

月為<sub>二</sub>十一月。十月為<sub>二</sub>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sub>二</sub>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

彥範袁恕已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

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春秋昭二

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

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在魏郡斤立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

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况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前幸董賢傳，哀帝即位，賢隨太子官為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入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旬日間賞累鉅，貴振朝廷，常與上臥起，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閔進曰：天下乃高祖天

鉅下一本有萬字

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禪音善。其臣亦可廢

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

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天下者，唐之天下也。

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黜武

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

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

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

執不奉詔。蘇珣等珣音向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

時令令去聲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

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黃門尚書宋景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

愚闇闇與暗同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

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

將為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

軍燕欽融復上言燕平聲皇后淫亂于預國政宗

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廷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

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

而彼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

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

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

人放而不制夫音符其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

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怏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女下小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為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為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曰樂于金鼓貞吉。亦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七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曰。故劉智昇奏。睿宗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語為未聞以女子為女

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孝。非所以

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

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百餘言。玄宗上繪人劍三品，其言則多矣。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

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  
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  
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  
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衣緋  
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  
變祖宗之舊也。更音羹。下同。創業之君。其得之也  
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  
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

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

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

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而輕變太宗之

制。崇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寢于國政。

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

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傅

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室。

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

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  
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  
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  
中為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  
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崇

勞於求賢古者疇咨僉諧書堯典帝曰疇咨

逸於任人然後用之若時登庸孔安國

云疇誰也前武紀贊然後用之孟梁惠下見

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然後用之賢焉然後用

之苟得其人則任而無疑書大禹謨任賢乃

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  
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  
冷陁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

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契

當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

擊當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

聲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

使之將兵相將並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



可以威脅群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  
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  
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過舉。強去  
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  
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  
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  
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卽位爲長枕大  
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

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  
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謂之五王帳。宋王成  
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  
之故讒間之言。間去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季於王季。王季文故友於兄  
弟。思齊詩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睦於太妣。太妣文故  
慈於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  
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季而不  
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

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梁惠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唐讓皇帝憲傳本名成器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當爲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爲皇太子玄宗始封楚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足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

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盡心下人能

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

子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

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滕文公是尚能充

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

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

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

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

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王伯

職論一相而兼率之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使上去聲。下如字。使

者十使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

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

煩本作廣

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煩。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焉。苟。虔切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畱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張以慾不得為剛

語五子曰吾未見剛

者或對曰申張子曰張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切

宋璟所以能剛其唯

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為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

盱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

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

微倖好呼報切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

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

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  
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  
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  
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  
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孟萬章弗與共天位也弗

與治天職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

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相亮切詩書著矣漢

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

為起在輿為下前翟方進傳丞相進見王所

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誼傳所以下

節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

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群

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舊

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彼小人者惟

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書臯陶謨何憂

壬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

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

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

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

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而兼節制一道此開

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語十三子

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夫宰相百官之首也

唐書卷八

伯相者論列百官之長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

吾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兼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成有一德云

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

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前韋元成傳詔王者

祖有功宗有德元成奏商之三宗商三宗中宗高宗太

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

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過其

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

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

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

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為之制逋逃

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

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等色本作色役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秦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其法寢隳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說音悅下同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前董仲舒傳先王之道必有偏其偏者以補而不起之處故有眊而不行舉其弊而已矣若弁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

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九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  
 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  
 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  
 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  
 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  
 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  
 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  
 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  
 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  
 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  
 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



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  
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帝  
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駉牝三

千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駉牝三千毛氏云

乘操也馬七尺曰駉駉馬與牝馬也鄭氏

云塞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

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

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

富馬有三千雖非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

禮制國人笑之東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

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

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左昭四年冀之北土馬之所夫馬必

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北地故稍遷之

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

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強也左昭四年

多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僖十

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

其水土而不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

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

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

憤興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唐養馬於隴右非  
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  
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勝  
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薦曰太子

貳國之本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

爵也而以爲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

然不正之禮不足爲後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  
乾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  
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  
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

勞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主

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

之侯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事不可移也明

皇享國旣久驕心寢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

君每為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為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

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顯為僕射元帝即位顯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以顯中人典事中人無外黨情專可信任遂委

以政事無小大以顯自決貴幸傾朝皆敬事顯顯巧慧能探人主微指內陰賊持詭辨以

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顯重足至使省決章奏

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

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唐李林甫傳武

甫因高力士出三思家迹其禍亂所從來者

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前劉向傳治亂榮

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

獨孤后下  
一本有之  
言二字

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

宜字上一本  
有所字

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為之動色。為切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

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仇讐孝經九性也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帝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灤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

抑外戚

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

誅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韋氏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館中進藥中宗崩睿宗方為相王

子臨淄王謀復社稷徵服與劉幽求等入向二鼓天花散亂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

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

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宮焚珠玉錦繡 詆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

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 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

三年九月丙戌罷奏祥瑞

侈求長生悅

機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

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召號太真得幸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又

九載下一本  
多十月太白  
山人王玄翼  
上言見女元  
皇帝言寶仙  
洞有妙寶真  
符二十五字

天寶九載寶貞符命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  
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奏表  
無虛日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罹女禍韋  
氏遂以族滅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  
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侈心  
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而溺其所甚  
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以  
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以一  
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  
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皆為庶人尋賜死七  
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  
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鵲不栖今有鵲

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幾平聲上表稱賀  
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  
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  
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群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  
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  
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兼皇帝之號

一本兼上有  
秦字

史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廷尉斯等與博士  
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天泰王泰王最貴臣等  
 昧死上尊號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  
 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曰  
 皇帝他如議制曰固已僭矣後世因而不改  
 可朕為始皇帝  
 以為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太初始有陳  
 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年號曰陳聖  
 太平皇帝韋曰敷陳聖劉之  
 德周宣驕恣自稱天元北後周宣帝  
 號天元皇帝高宗稱  
 天皇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  
 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  
 后尊號之興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  
 著以為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

命帝一本作

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  
 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  
 宮相見帝遣使求得於盤屋音庚式  
 質切樓觀山間  
 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帝畫玄元真容分置  
 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誠  
 則形形則  
 著則明則動則變  
 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揚雄曰人心其  
 神矣乎揚聞神篇人心其  
 乎操則存舍則亡神人之有夢也蓋

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  
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也。  
何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  
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書  
命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作說命王作書曰以台正於四方惟恐德弗  
類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  
厥象俾以形旁求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爰立作相王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  
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  
其祖也。玄元皇帝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

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  
事並見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  
天寶間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  
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  
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  
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  
兵寢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  
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唐崔植傳文帝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天下鳧鷖詩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報切任失其人之咎歟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

不欲為姦罔  
哉下一本多  
不過諛悅人  
主以保寵位

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饗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僊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昔漢文一為新垣

而已其後安  
祿山率大亂  
天下人臣阿  
意順旨其長  
禍豈細哉三  
十四字

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僊之事可謂能補  
過也。而為之也。不計而為之。又貴以感之。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皐繇  
為德明皇帝。蓋古曰上之德教不必存其德矣。  
夫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  
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士而  
作史者以為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  
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  
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

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不陳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  
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  
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以  
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  
須收此自守護達且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  
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  
作作愧也語十四其言而居之不疑語十二

而行違居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

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諂諛言

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詔朕

嵩高御吏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贈太室祠明

皇乃自為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

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

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

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

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為壽王妃八月冊

太真為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臺詩刺

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毛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為伋娶於齊女

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

於宮中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

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矣語註君為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

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  
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  
厲兵秣馬秣音末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  
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  
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  
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  
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  
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  
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

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  
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  
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  
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  
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  
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  
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  
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  
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

有益。書旅。絜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以所得易所亡。不

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

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

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黽

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子音與。撓。奴教切。使讒

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

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

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

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

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

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

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

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

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

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

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

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

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

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

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中切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

得下一本有行字

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

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君子先知杼

柚之勤勞，杼直呂切盛緯器也故取之有制，而

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橫去聲其不愛

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帝。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

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

而已。既稱天以誅之。

唐韻曰：誅，銘誅。音壘。述前人之功德。說文曰：誅。

也。謚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

而使天下後世以為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為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常也。亦甚哉。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趙齊楚。漢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銳志武功。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為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慾，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鮮，先典切。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之。幻，音患。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九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蘇爽預奪矣其所以養效大廣也  
 五其必好小人年為法以怒之  
 夫其必一育代蕭華不為怒也  
 蘇爽創製懲罰盡以等土限律  
 出父其為古士夕所無其無異  
 左帝聖對曰吏  
 甲 師海曰昔秦故皇隋平六國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  
 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  
 物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  
 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  
 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襜褕裹祿山  
 使宮人以綵輿昇昇與居切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  
 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

昇下一本有  
 之字

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

其將為戎。左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杜預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

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

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

將啓戎狄。以亂華歟。華中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剝。鉷。胡中切。歲貢額

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府。以供宮中宴賜。曰此

皆不出於租庸調。去聲。中外嗟怨。帝以鉷為能。富

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

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

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

中錡。凶險不法。錡。何旦切。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

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殺之。王

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之私庭。鉷又

殺之。錡所善邢綽。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

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  
之者帝使鉞捕之鉞意鐸在絳所先遣人召之  
乃捕絳絳格鬪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鉞必  
預謀敕陳希烈與國忠鞠之於是任海川韋會  
等事皆發鉞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偁  
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

公一本作芮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將導

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

生上一本有  
所字

利百物之生而天下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  
壅壅則所害者多史周紀厲王即位三十年

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

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

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

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

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

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休惕懼

怒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

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

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故凡有利必有

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遺

聲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寧損己以去

益人不損人而益已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記大學傳百乘之家與其是以興

利之臣鮮不禍敗切鮮先典自桑弘羊以來未

有令終者也武令善也令終謂善終前食貨志

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析秋毫矣元封

元年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斡天下鹽鐵盡

籠天下貨物從之歲小旱上令百唐世言利

始於宇文融唐本傳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

其後言利得幸者踵融既流死同州卒而韋

堅楊慎矜王鉉繼起又益甚之唐本傳贊宇

文融韋堅楊

相躡皆本於融云

慎矜王鉉皆開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戶取媚

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倖或以剝下獲

寵負勢自用極於揚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

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眾也天下之

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

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唐本傳楊炎執政

平元年賜晏死况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

厚民公劉詩美公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李

悝之平糴魏文侯李悝作平糴法大熟則上

糴一使民適足平則止小飢則發大熟所斂

中飢則發中熟所斂大飢則發大熟所斂糴

唐鑑卷十  
之。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耿壽昌之常平。  
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漢宣帝時耿壽昌白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  
不為培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二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垧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垧為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水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

數術之士  
本作數術之  
工

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初學記中

書令漢武所置出納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

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執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

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為害深也。

管子法令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者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喪去以敗為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為太

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  
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  
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  
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  
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  
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維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  
兆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沴音厲峴  
乎面反  
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

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為然扶風  
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  
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  
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  
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  
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去聲如姚宋邊事付  
之將去聲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為  
賢能巨猾為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

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絕

唐李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

權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

三品芻豢一鳴則黜之矣後雖以妄言為實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

以實言為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

不忍噤默

噤巨禁反說文曰口閉也

此非其忠義過人蓋

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贲前至雍丘有眾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



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

人一旦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縣為薊州薊音計

原瓦解中原中國也前徐樂傳書土崩瓦解而顏杲卿首謀常

山真卿唱義於平原唐顏杲卿為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逆謀陰養死士為拒守計遣盧逖至常山約起兵

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唐張介然至屯不一日賊已渡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士聞鉦鼓聲皆

李愬盧奕蔣清死其日城陷斬介然於軍門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官守唐李愬傳愬改東京雷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

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况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文詩，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毛氏云：競，強也。訓，道也。鄭氏云：無疆乎。惟人，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

李福德領之，乃募萬人屯灊上，令杜乾連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灊上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以為未可，國忠疑翰謀已，言翰逗畱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蕃將大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

信其言。

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妃既進冊國忠亦浸顯三姊皆美帝

呼為姨封韓號秦三國鄭夫人出入宮掖恩寵震天下號國素與國忠亂李林甫死拜國

忠右相先是國忠激祿山反又促哥舒翰出

兵潼關恐其為已不利動為身計不顧社稷

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

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已而不利於人則

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

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

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

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  
衆况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  
主而行明皇旣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  
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於宗  
廟諭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  
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  
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  
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  
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  
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  
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  
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糲屬反雜以麥豆皇孫輩  
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  
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  
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  
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

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云云。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

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自是以來每改元必言景云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

